

莊子集釋

四部刊要／子部·周秦諸子類—道家之屬

清·郭慶藩  
撰

四部刊要／子部·周秦諸子類——道家之屬

# 莊子集釋

清·郭慶藩 輯  
〔民國〕王孝魚點校



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莊子集釋 / (清)郭慶藩輯：王孝魚點校。 --  
初版。 -- 臺北縣土城市：頂淵，民90  
面：公分。 -- (四部刊要。子部。周秦  
諸子類。道家之屬)

ISBN 957-2020-06-4(精裝)

1. 莊子 - 註釋

121.331

90019121

四部刊要/子部·周秦諸子類—道家之屬

## 莊子集釋

(精裝)定價550元

輯者：清·郭慶藩

發行人：陳清榮

發行所：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字號：局版臺省業字第玖肆零號

地址：台北縣土城市延安街39巷10號1樓

電話：(02)82601428 22737213

傳真：(02)82601429

郵撥帳號：0784385-1

印刷所：吉豐印製有限公司

版次：西元2001年(民90)年12月初版一刷

版次：西元2005年(民94)年1月初版二刷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ISBN 957-2020-06-4

本書版權由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轉讓

##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澗爲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馮閭，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爲是言也。

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裊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

子貢爲挈水之椽，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椽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爲君而有蚩尤，以堯爲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敖。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烏足及天下！

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爲玄學，無解於胡羯之氣；唐尊爲真經，無救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

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翫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奚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爲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爲洛誦之孫已夫！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 莊子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

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仁〕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

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校】①芒字宋趙諫議本作茫。②仁字依古逸叢書覆宋本改。③源流深長趙諫議本作源深流長。

## 經典釋文序錄

唐陸德明撰

### 莊子

莊子者，姓莊，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國蒙縣人也。六國時，爲漆園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李頤云：與齊愨王同時。）齊楚嘗聘以爲相，不應。時人皆尙遊說，莊生獨高尚其事，優遊自得，依老氏之旨，著書十餘萬言，以逍遙自然無爲齊物而已；大抵皆寓言，歸之於理，不可案文責也。

然莊生弘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奔、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爲世所貴。徐仙民、李弘範作音，皆依郭本。今以郭爲主。

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晉議郎。內篇七，外篇二十。）

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爲音三卷。）

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紹統，河內人，晉祕書監。內篇七，外篇二十八，雜篇十四，解說三。爲音三卷。）

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子玄，河內人，晉太傅主簿。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爲音三卷。）

李頤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字景眞，潁川襄城人，晉丞相參軍，自號玄道子。一作三十五篇，爲音一卷。）

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

王叔之義疏三卷。（字穆□，琅邪人，宋處士。亦作注。）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 莊子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

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

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

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紘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

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

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

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校】○蹄字覆宋本亦誤衍，依齊物論篇「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義刪。

# 莊子集釋目錄

莊子集釋序	王先謙	一
莊子序	郭象	三
經典釋文序錄(莊子)	陸德明	四
莊子序	成玄英	六
內篇		
逍遙遊第一		一
齊物論第二		四
養生主第三		一五
人間世第四		一三一
德充符第五		一八七
大宗師第六		二三四
外篇		
應帝王第七		二六七
駢拇第八		三二一
馬蹄第九		三三〇
胠篋第十		三四二
在宥第十一		三六四
天地第十二		四〇三
天道第十三		四五七
天運第十四		四九三
刻意第十五		五三五
繕性第十六		五四七
秋水第十七		五六一

至樂第十八……………六〇八

達生第十九……………六三〇

山木第二十……………六六七

田子方第二十一……………七〇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七一九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七一九

徐无鬼第二十四……………七八八

則陽第二十五……………八七六

外物第二十六……………九二〇

寓言第二十七……………九四七

讓王第二十八……………九六五

盜跖第二十九……………九九〇

說劍第三十……………一〇一六

漁父第三十一……………一〇三三

列禦寇第三十二……………一〇三五

天下第三十三……………一〇六五

點校後記……………一二七

# 莊子集釋卷一上

## 內篇二 逍遙遊第一 [三]

【一】釋文：《內篇》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字從竹；從艸者草名耳，非也。

【二】注：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慶藩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類云：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一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鷓鴣。鷓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鷓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醴禮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釋文〕《逍》音銷，亦作消。《遙》如字，亦作搖。◎慶藩案逍遙二字，說文不收，作消搖者是也。禮檀弓消搖於門，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京山引太玄翁首雖欲消搖，天不之茲，漢開母石闕則文耀以消搖，文選宋玉九辯聊消搖以相羊，後漢東平憲王蒼傳消搖相羊，字並從水作消，從手作搖。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引王昝夜云：消搖者，調暢逸豫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適，止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消搖。又曰：理無幽隱，消然而當，形無鉅細，搖然而通，故曰消搖。解消搖義，視諸儒爲長。《遊》如字。亦作游。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開放不拘，怡適自得。◎慶藩案家世父侍郎公曰：天下篇莊子自言其道術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莊子用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注謂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似失莊子之指。◎又案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逍遙無爲者能遊大道也。釋文闕。《夫小大》音符。《之場》直良反。《事稱》尺證反。《各當》丁浪反。《其分》符問反。

【校】◎依通志堂本經典釋文補。◎各字宋趙諫議本作名。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一】疏：溟，猶海也，取其溟溟無涯，故（爲）〔謂〕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

〔釋文〕《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反，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溟無涯也。梁簡文帝云：宵冥無極，故謂之冥。

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大乘入楞伽經卷二引司馬云：溟，謂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爲名也。釋文闕。《鯤》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鯤當爲鯨，簡文同。◎慶藩案方以智曰：鯤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鯤，魚子。凡魚之子名鯤，魯語魚蔡鯤鮪，韋昭注：鯤，魚子也。張衡《東》〔西〕◎京賦攔鯤鮪，薛綜注：鯤，魚子也。說文無鯤篆。段玉裁曰：魚子未生者曰鯤。鯤卽卵字，許慎作𩺰，古音讀如昆，亦讀如昆。禮內則濡魚卵醬，鄭讀卵若鯤。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鯤卽魚卵，故叔重以𩺰字包之。莊子謂絕大之魚爲鯤，此則齊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鯤，大魚名也，崔譔、簡文並云鯤當爲鯨，皆失之。《其幾》居豈反。下同。

【二】注：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岳而捨故，揚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釋文〕《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爲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盧文弨曰：以朋舊作以鵬，今案文義〔改〕正。◎慶藩案廣川書跋寶蘇鐘銘、通雅四十五並引司馬云：鵬者鳳也。釋文闕。《夫莊》音符。發句之端皆同。《性分》符問反。下皆同。《達觀》古亂反。《宜要》一遙反。

【三】疏：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叵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鼓怒翹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蹇翥翱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釋文〕《垂天之雲》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四】注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哉。

【疏】運，轉也。是，指斥也。卽此鷦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爲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沈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卽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道之逕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釋文】《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慶藩案玉篇：運，行也。渾天儀云：天運如車轂，謂天之行不息也。此運字亦當訓行。莊子言鷦之運行不息於海，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說文：徙，逐也。段注：乍行乍止而竟止，則逐其所矣。）下文引齊諧六月息之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豈好》呼報反。下皆同。《大處》昌慮反。下同。《何厝》七故反。本又作措。◎盧文弨曰：案說文：厝，厲石也；措，置也；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措，與說文合。

【校】◎爲謂古多混用，今以義別。後不復出。◎依文選改。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鷦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一】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